

买书记

□ 覃正波

活了半辈子什么都没学会倒是买书成瘾。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似乎穿越岁月的长廊款款地向我走来，久别重逢的惊喜化作一腔暖流贯穿整个身心。那种与生俱来的嗜好不知花费了我多少精力，细细想来醉上心头。

小时候家贫，父母亲都在为全家填饱肚子辛辛苦作，哪有余钱供我买书。于是，我利用假期上山挖药材采摘松果剥值钱的树皮晒干后卖到收购站，弄到几张角票子飞跑到供销社买心仪的图书，竟然舍不得在馆子里花一毛钱下碗面条。供销社的图书很多，看得我心里发慌。那时，我想手里如果有几块钱立马全部买回，过过看书的瘾。以至于柜台的阿姨们一见到我就向我介绍新进的图书，不管我有钱没钱，她们都会到玻璃柜里取出任我挑选。那时，我心里就有了小讲究，假装挑选，一书本翻过，看完了推给阿姨们说是一般般没什么看头。其实，我这个算盘，阿姨们心知肚明，她们不愿说破。她们也知道我没

钱，但她们觉得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，尽量满足一个孩子的求知欲望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不再满足于看小人书。上初中一年级那年，用母亲给我的伙食费在兴隆供销社买了本《汉语大辞典》，记得那个星期，硬是嚼着酸菜熬过了最后三天。星期五那天学校开会，由于站的时间久加上平时缺乏营养，竟当场昏迷过去。父亲有次到学校给我送米，班主任把这事告诉了他。父亲心想：不对呀，每次给钱都是一样的，这小子肯定有问题。父亲问及此事，我如实告诉了他，他当时没有过分责备我，只是说：书要买，身体是本钱，没了身体，书有什么用！过后，父亲要母亲每个星期多给了我五角钱。

买书中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是丢失了一件深蓝色棉袄。初中二年级那年冬天的某一天下着细碎的雪儿，我穿着母亲给我新做的深蓝色棉袄去了一趟县城的新华书店。摆在书架上成千上万册的图书，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大场面，那种喜悦是这一辈子不曾有过的。每一本书都是

那么神圣；每一本书都巧夺心魂，恨不能统统买回家，但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下返家的车费。对选好的几本书，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。此时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心里生成：用穿在身上的棉袄作抵押。我拿起几本价值五元的《莱蒙托夫诗集》《惠特曼诗集》《叶芝诗选》，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走向收银台，向服务员表明我的意图。收银员听后哈哈一笑：小同学，有这样买书的吗？说得我面红耳赤，恨不能掘地三尺钻进去。另外有个售货员看到我的窘态，拿出五元钱交给收银员：这孩子的书钱我出了！收银员接过书款讪讪地笑着。售货员说：走吧，小同学。我把三本书叫收银员盖章后没有立即拿走，而是脱下那件深蓝色的棉袄放在柜台上对售货员说：我把这件棉袄压到你这儿，下个星期我把钱还给你。说完，生怕她退给我便溜烟跑了。天上的雪儿不会因我脱了棉袄而停止它的舞蹈，下车后，冷得直打寒颤的我抱着三本厚厚的诗集朝家里跑去。回到家，父亲见我上身只穿了

两件衣服，忙把我拉到熊熊燃烧的火塘边，问我棉袄哪里去了。我支支吾吾地回答：弄丢了。父亲看见我怀里兜着的厚厚几本书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怒到：扯淡！这么冷的天，穿在身上的衣服哪会弄丢？快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我像一只闷葫芦一直不吭声，父亲气得把我的书丢到一边又说：是书重要还是命重要？其实，父亲不问也知道。第二天，父亲吃了早饭后不声不响地出了家门。天擦黑，父亲抱了我那件新棉袄回来了，全身的衣服被雪花濡湿了。后来，母亲在一边告诉我，父亲为了节约车费来回70公里的路程都是走的，脚底磨出了血泡，当天晚上父亲高烧40多度。

一起想起事，心里就很难受。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没有像平时那样责备我。父亲知道我爱书，尽管那时家境贫寒，父亲还是尽可能满足我买书的欲望。从那时起，《简·爱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茶花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世界名著纷纷进驻我自制的小木架上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一颗文学的

种子悄悄地埋进我的心里，成为我一生的挚友，带我走进了文学的圣殿。当我烦恼的时候，是文学告诉我人生的诸多不如意要懂得化解；当我对人生失望的时候，是文学让我重拾生活的勇气，直面惨淡的人生。

工作了，手头不再紧巴巴的。不管走到哪里，首先要去的依旧是书店，当我看到心仪的图书不管多贵从来不会心慈手软而是立马买下。书架一步步从简陋走向大气，看到琳琅满目的图书心里不免有一种成就感。那些书是我从全国各地淘来的，每一本都沾染了我行走的痕迹。近些年，我不再满足于逛书店，也会在当当、京东等网站淘书，一则便宜，二则方便。当然，我还是离不开书店，走进书店总有一种浓浓的油墨香味飘来，是那种长期浸染身心的气息。一本本立在书架上的书就像一个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，除了敬畏别无选择。

书与人生



走读天下

北方北

□ 刘亚妮

去年一首《南方南》火透了大江南北，我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，你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。听着这首歌，记忆仿佛又回到那北方北的故地，那一别两年的我的第二故乡。

银川，我的第二故乡。对于它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那宽广的平原，一望无际甚是辽阔。环绕着它的是威武的贺兰山，把银川城用它宽阔的臂弯环绕着，故使银川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誉。捍卫它的是路旁耐旱的白杨树，无论日晒风吹，依然挺直生长。虽不如南方树木苍翠可人，却自有它的一番风韵。西北的天空湛蓝湛蓝的，没有一点杂质，偶尔稀疏的几朵白云，凝固在空中像白色的石头。在这里觉得自己离天空特别的近，向上伸手仿佛可以够上天空的云朵。

最喜傍晚时分，夕阳从宽广的平原上徐徐下落，撒下一片日落金黄，映照出一片晚霞。你会明白，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，果真不假。

银川最恼人的，是每年春季，总会刮起一股西北风。起风时，细细细小的土，翻卷起来变成了黄色的沙粒，天空顿时变成了橙黄色。它怒吼，咆哮，抖动着白杨树周身的筋骨，叶子大片大片掉落下来。每当这时，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，有出来的，也都是捂着口罩向前冲，这是一场人与风的博弈。

当然它也有温柔的时候，那是夏日的傍晚。校园里，树多而浓郁，西北风怜惜地拂过每个年轻的面庞。六月是离别的季节，校园中到处弥漫着伤感的气氛。微微的风吹动女生飘扬的裙角，划过男生稚嫩的面庞，飘过热汗挥洒的篮球场，记住青春年华。还有那一群坐在草地上弹吉他的青年，敲起新疆小鼓，唱着一曲曲属于青春的故事。西北的风这时是温柔哀伤的。常常怀念那些只可追忆的日子，记忆里仿佛还有那股风鸣。

贫瘠的土地，强劲的风，铸成了银川人民一种独特的个性，属于西北的味道。要说真正体会到这种味道，还要从大四下期的实习说起。宁夏红寺堡，我支教一学期的地方，让我认识了西北。记忆中的红寺堡是贫瘠的，荒凉的，一望无际的黄土覆盖着大地，路旁长着几棵刺拉拉的枣子树。那里以回族人居多，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，每个村的村中心都有一座清真寺，翠绿色的顶，在村中央特别显眼。关于宗教和信仰，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。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，与同伴一起去村中买馒头。这里的村民大都是迁移过来的，房子都是统一的青砖白墙，外面围有自己的院子。在村子的路中央，看见一个头戴白色头巾身体消瘦的老奶奶，倚坐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，清真寺下午礼拜的钟声敲响。映照着她的是光秃秃的墙壁，和一条黄沙漫漫的小路。她的剪影映入我脑海，使我久久不能忘怀。在萧瑟的风中，老人仿佛随时都会被吹倒一样，周围的沙土吹打着她褶皱的面庞。但那专注的神情，令人动容。礼拜的钟声敲响了，老奶奶从地上颤巍巍的站起来，向清真寺走去，一步步，一步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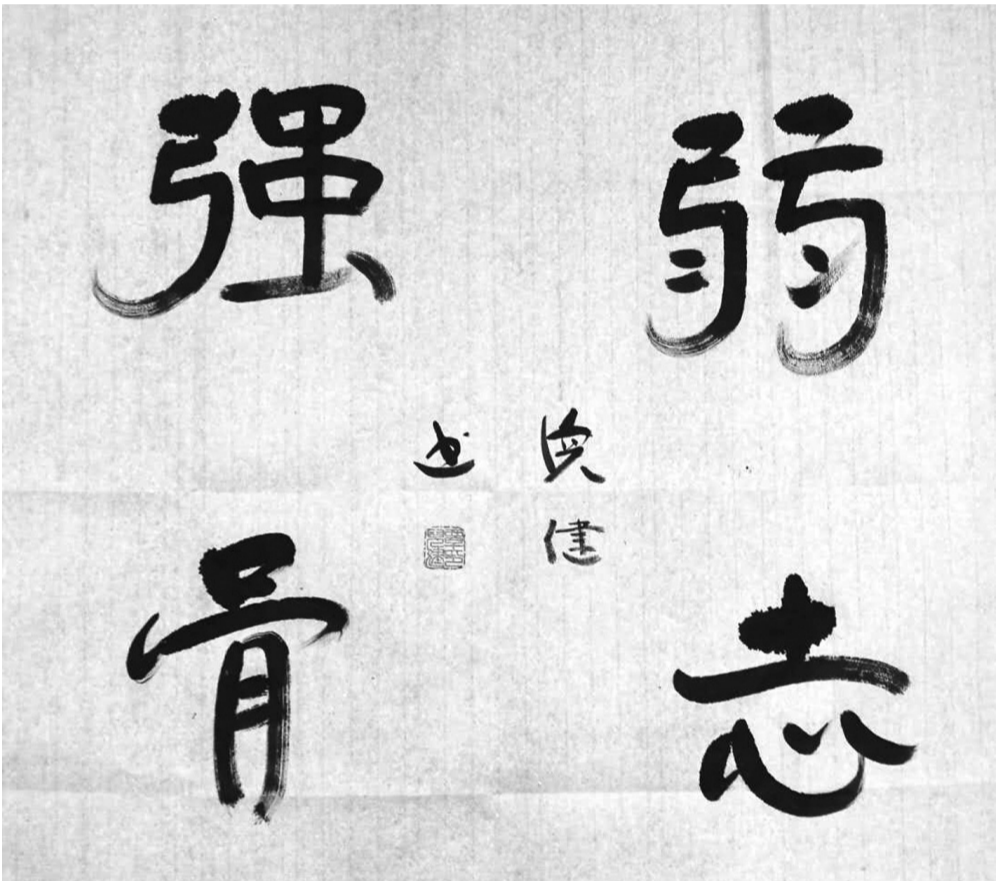
随后，越来越多的村中人向村中走去。那一刻，寺中的礼拜声再次响起，庄严而肃穆，亘古神圣。对于困难环境中的人来说，只有信仰才可以让人平静的生活下去，带着希望。这一次，不相信神明，的我真正理解了这种行为，因为那是他们生活下去的信念，值得别人的尊重。

身在南方时，时常会想起北方，想起那个村庄。冬天下雪二十多度，刺骨的寒冷，孩子们的脸上都镀上了口子，通红通红的却洋溢着笑容，还有那一双双常年不穿袜子的脚，大人们吃着简单的馍馍，老早就去黄沙似的地里开始一天的劳作，晚上托着成捆成捆的玉米梗回家，每天傍晚，村里必定有一位赶羊人，挥着小鞭子追赶着羊群回家，留下一阵阵的吆喝声。他们企图在荒芜的土地中，种出美丽的花儿，种出一种生活的企盼。

这就是我生活过的西北，内心深处无不被它的荒凉打动，记忆里时常回荡着那股风声，印象中总是有那么几双凝神渴盼的眼神，和那阵阵传来的驼铃声，闭眼时，那在秋风中飘动着的纯白芦苇荡，阵阵袭来，历历在目。

那就是我生活过的西北故地，梦回时，仿佛还站在那片土地上。我在南方南，它在北方北。

（作者系桑植县马合口学校教师）



多彩、多姿的风景与人生哲理

刘晓平的散文集《一路风景》简介

□ 唐明

2019年1月，湖南省出版界的品牌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，出版了著名作家刘晓平的第十三部文学专著暨第五本散文集《一路风景》。作为该书责任编辑，我有话可说。

有人一看书名就以是一本游记散文集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尽管书中有些游记散文的篇章，但那是极少量的篇幅。刘晓平应是我省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，他创作的作品涉及文学的每一种体裁，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小说等都有，甚至文学评论。他与我说过，这都是工作逼出来的，他做过报社工作的多个岗，其中副刊部主任与报社副总编辑岗位最长，还曾是全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理事，文学的每一种体裁都得掌握。后来他调任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岗位，他又学会了写政论文。一句话：工作逼他成了一个多面手。但他的各类作品品牌并不低，有的甚至是经典。如他入选九年义务教育中学语文教材的作品《青山异水张家界》（科教版初中第二册第三课）就是的。

□ 柯云

诗书赛药可治病。这是清代著名文学家郑板桥的一句名言。笔者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，这句话是行之有效的真理。

2015年秋，本土著名作家、我的诗友吴明仁突感身体不适，食寝不安，经医生检查是心病发作。他的家人告诉我，要我去和他聊聊，我忽然想起，他曾经向我透露过，他一直寻找两本失散的诗书，一本叫《胡桃坡》，一本叫《石牌坊的故事》。我便翻箱倒柜，寻出了我的这两本藏书，给他送去，他一脸灿烂笑容地对我说：知我者老弟也。果然书到病除。

书能治病，源远流长。

早在汉代刘向就曾提出：书犹药也，书善可以医愚，更可医病。不难理解，医愚就是启蒙心智、增加知识。知识多了境界高了，凡事看得远，想得开，心胸宽阔，不患得患失，自然能以解除来自外界的各种干扰和忧愁。其心病和身病便自然消失。古代关于这类趣例很多。如《韩诗外传》中记载：一个叫闵子骞的人，此人名利

刘晓平是我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，他现在已出版文学著作十三部，其中就有散文作品集《张家界情话》、《一路风景》（湖南文艺出版社）等五部。《一路风景》原名《遥远的故乡》，是作者的第五部散文作品集，该集所收作品是作者长期以来，倾情关注故土、胸怀祖国、聚焦抒写自然与社会一些广义的故土与风景（人生风景）的精品之作。所有作品，既有对故土的吟唱，亦有对祖国大地的放歌，既有自然风光的抒写，亦有历史人文的抒怀，既有自然哲理的思辨，亦有人生风景哲理的表达，甚至有许多篇章是对精准扶贫事业的一种讴歌。正如著名评论家刘强所说：作者以一种出世的精神在认真做好一种入世的事业。作者的行文没有丝毫的矫情，以真情实感抒写着自然、社会、人生、历史中那些触动心灵深处情感的自然流淌。恰如著名评论家龙长吟先生所说的那样：刘晓平写散文的根本法则则是摄取细碎而有意蕴的事象或具象，牵着读者进入或敏感或愚钝的心灵，借助感情的共鸣与理性的放飞，导向那种虽窄犹阔、虽小实大、虽近却远的境界。同时，其作品也极具哲

诗书赛药可治病

心重，忧脑成疾，以致食不安胃，睡不安床，身体一天天削弱。有人给他送来孔子的书，他读后，幡然醒悟，口味大开，睡意浓香，身体恢复正常。

《三国演义》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：一天曹操忽患头风疾，医治无效。有人指使陈琳写了一篇措词激烈的《讨曹檄文》，让曹看了，曹操顿时惊出一身大汗，其病顿愈。

外国人也称书如良药。如英国诗人、政治家弥尔顿说：优秀的书籍是抚育杰出人才的乳汁，也是极品补药。俄国高尔基说：一部好书，就是一副灵丹妙药。

早些年，笔者也曾写过一篇小散文《一本书救了我的命》。1966年8月，我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造反派将我打成走资派，现行反革命，文艺黑线人物等，罗列五大罪状，使我蒙受不白之冤。刚满23岁的我毫无思想准备，一时想不通：我一心为党干革命，怎么一夜之间成了罪人。心想绝路以死证明我的清白。妻子看出了我的内心，给我找来了一个本吕玉兰写的《十个为什么》，其中写道：月亮那么明亮，为什么做贼的人恨它呢？一句话如钥匙开了我

学意蕴和思辨色彩，抒写极富情韵。作者在作品语言的表达上，是他一贯的风格，不追求语言华美和形容词藻的堆砌，朴实无华的叙述让你体味到一种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的自在与清新。故而您在读完全部作品以后，你即会体味到自然风光的多彩，也会领略到历史人文风光的多姿，亦会感悟到人生风景的哲理思绪。唯有一点遗憾的是：文中部分的您评我议，似乎给人一种体例上不一致的感觉。然而，当您读完全文，是否又有一种全新的感悟：当您一路风景走来，身边导游那循循善诱的沿途解说，是否同样给您有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、不可或缺的感觉？！

因此，我说：刘晓平老师不愧是我省有影响的中老年作家，他的作品总有某些语言上、艺术上或体裁体例上的经典表现。

（作者系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，该书责任编辑）

新书推荐

诗书赛药可治病

的心锁。我和老伴都进入暮年，年高多病，特别是妻子近年被病魔缠身，苦不堪言，医药疗效不显著。于是我想到了书疗。因为她至少是我的粉丝，热爱文学，我利用她平时喜爱的书段和诗句开导她，朗读给她听。其中一首是她古稀那年我写的：姻缘本是前世修，不是冤家不碰头。山重水复爱无限，海枯石烂情不朽。生死相依志承诺，荣辱与共诚厮守。白头偕老话夕阳，但愿来世再花烛。同时我又找出另外一篇发表在《家庭》杂志上的短文《重温在订婚晚上的题字》

我俩手携着手，肩并着肩，一个胜利了，一个祝贺他，一个跌倒了，一个扶起他，这样便没有爬不过的高山，也没有涉不过的大河。这些文章也许深入她的脑境，病情大有好转。

因此，我更加相信书能治病，有时甚至比药还管用。最后借用古诗拼句曰：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心无挂碍身常健。

读书故事



文化掠影



用木刻画弘扬敦煌文化

申洪杰在敦煌市沙州市场的工作室内雕刻敦煌木刻画作品《大漠驼影》。

2004年，三十多岁的申洪杰从湖南老家第一次到敦煌旅游，就被莫高窟精美绝伦的壁画震撼，当地的大漠风情、边塞文化也让他流连忘返。深思熟虑后，喜欢木板雕刻的申洪杰决定移居敦煌，用刻刀把敦煌艺术展现在木板上，他这一干就是15年。在申洪杰的刻刀下，飞天、佛教故事等敦煌艺术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一块块大小不一的木板上。申洪杰说，我已经开始尝试纸上烙画、石刻画等新的表现形式，希望能够通过创新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敦煌文化。

新华社记者 范培珊 摄



榄雕 父子兵 的匠心传承

多层花舫、撒网渔船、吊链宫灯...6月6日，非物质文化遗产《广州榄雕》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曾昭鸿与曾宪鹏父子，正通过一件件精美的榄雕作品，在方寸之间传承工匠精神，践行 非遗保护 中国实践。

2002年，榄雕技艺被列为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，2008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如何传承和创新榄雕技艺？曾昭鸿父子认为，一方面，政府支持和宣传很关键。另一方面，要通过开班授徒、开体验课等形式培养更多的人才，让榄雕作品融入生活、走进大众。

新华网发（陈雪莹 摄）



北京举行古琴文化展

古琴演奏者吴寒在为观众演奏古琴。5月25日，游客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园林博物馆，参观中国古琴文化展览。展览展出了多张珍贵古琴并举行了多人古琴合奏、古琴名家演奏和市民游客体验活动。

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



小核雕里的大产业

游客在永清县别古庄镇参观核雕精品。近年来，河北省永清县在产业兴县过程中不断做大做强传统核雕产业，截至目前全县共有1500多家核雕企业和工坊，相关从业人员达4万人。近十年来，永清核雕销售额达60亿元以上，为当地农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。

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



千年古窑重焕生机

工作人员将金窑窑烧制的青瓷搬运出窑。5月20日，在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金村，千年后重建的金窑窑举行开窑仪式，2000余件经20多小时烧制、3天冷却的青瓷出窑。金村为历史上龙泉窑的烧制中心之一，目前尚有保存完好的五代至元代期间窑址30余处。为恢复古老的烧制技艺，当地于2018年完成了金窑窑的重建工作，该窑长28米，共有25间窑室。

新华社记者 翁忻昶 摄